

燕赵文学书系

(二)

龚富忠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女大当嫁

林荣芝著



女 大 当 嫁

林荣芝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145号

燕赵文学书系(二)

女大当嫁

林荣芝著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安外六铺炕）

印 刷：石家庄市矿区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7.1875

字 数：187千字

印 数：1—3000册

版 次：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08—1745—2/I·453

定 价：9.00元

故乡的馈赠（代序）

●戴厚英

因为约稿与写稿的关系，认识了林荣芝，断断续续通了两三年的信，以为已算熟悉。所以他请我为他的散文集作序，我便答应试试。于是林荣芝寄来了书稿，还有他的简历：

林荣芝，男，1958年生于广东省吴川市……

就这一句就把我吓住了。怎么，林荣芝是个男的？凡来信约稿的编辑，在没明示自己的性别的时候，我却以中性视之，回信时不称先生便称同志。唯独这位林荣芝，我几乎毫不怀疑地把他的性别判定为女，一株林中繁盛的芝草。我给他的回信中肯定以“女士”相称过，而他总没有纠正，这是男子汉的宽容，还是幽默？

觉得有点滑稽。像花木兰的同伴突然发现同行十二载的战友原来是个女的。原来熟悉的感觉一下子荡然无存，我怪自己的许诺太轻率了。对一个连性别还没弄清的作家，怎么能给他的作品

女大当嫁——

写序？然而君子一诺，岂容反悔？

于是我硬着头皮去读那一叠书稿，希望我从中找到一个拒绝的理由。

首先看到的是那一篇短文：《田螺风景画》。田螺还能成风景？奇怪，且看下去。

“鉴江河畔风景独好：大江小河像无数条银带，把辽阔的稻田分割的支离破碎，破碎的稻田青一块绿一块镶在河畔的腹地，微风吹过，青波滔滔，绿浪滚滚。

在这块土地上，长年累月生长着一种水上更壳动物——田螺。”

这开头的描写就打破了我的怀疑，可不是，风景画中的田螺就是风景，而且田螺本身也创造出不少的风景呢。他们从穷苦农家一道低贱的菜，变成宾馆宴席上的佳肴，这中间有时间的推移，境界的变迁，不是风景又是什么？

我喜欢这样的风景，因为它为我生动地勾勒出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给予人的思索实在太多，可惜远离自然的城里人几乎把它淡忘了。林荣芝现在也是城里人，可是他却对自然保留着一番情意，满怀感激，这多么难能可贵！林荣芝感激风雨雷电，一年四季，花草树木，萝卜稻穗。不仅仅因为它们养育了他的身体，还因为它们铸造了他的情怀，揉进了那么多花香和果蜜的生命，艰苦中也溢着甜味；汲吮了波涛风雨的情怀。严寒晦暗里也呈现着温暖和明媚。这样的生命才是健康的，这样的情怀才是“现代”的。迷醉于灯红酒绿中的生命和情怀，有什么值得羡慕的？

林荣芝对我不再是陌生的。我的阅读的趣味因之高涨起来。我读到了一连串的人物素描。都是作者故乡的人物：父亲、母

亲、妻子、岳母；姑母、奶妈、二叔、丑妹、海婆、五婶、兰嫂、甜嫂、摆渡人……

没有一个高贵的人物。一个个都是芥末小民。在一些时髦的作品里，他们都是怜悯厌憎对象，心理扭曲、行为卑琐、性变态。可是林荣芝却从他们身上发现了美，朴素的也是永恒的美。脸上有颗大黑痣，嫁不出的丑妹，好不容易找了个对象，却因为发现对方在救人时的自私和怯懦而退婚了。二叔公做了一辈子摆渡人，最后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修建一座桥，把自己的饭碗砸了。任劳任怨的甜嫂治好了丈夫的懒病，做了一辈子媒人婆的五婶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还有作者身边的亲人们，没有谁想到有立功立德立言的壮举，而是平静地生活，养儿育女，为自己的家庭和社会职责尽心尽力。可是他们的灵魂却都是闪光的，因为尽管他们的处境平凡、卑微、却不曾自私到只想照亮自己，更不曾用关系去交换大人先生们视为关系的名和利。他们所要的，善良而已。

我尤其喜爱那位海婆。我钦佩作者描述人物的功力，不到二千字，便将一个普通妇女的命运和精神十分清晰地凸现出来了。长在大山里的美丽的海婆因为贪吃鱼肉而嫁了比自己大许多的海叔，生活得像不懂事的“脖子上的安娜”。可是后来她成了弃妇。她带着儿子苦挣苦熬，拒绝了好心人要她再嫁的劝说。难道，海嫂做不成金丝鸟，就心甘情愿做一个可怜的弃妇？或者，像有人猜测的那样，“她的心比窝瓜还要大”，等待着比海叔更富有的男人？不，所有的猜测对海婆却是误解和歪曲。有一天，被新妇抛弃的海叔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且看海婆作下什么——“海婆见海叔回来，既不气也不恼，只是很平静地当作大伙的面对海叔说，儿子是你的儿子，以后怎么对待我不管，房屋还

女大当嫁

是你的房屋，但得声明一条，那就是，你住东间我住西间，你不再是我的老公我不再是你的老婆！”

真是石破天惊，不但羞杀了金丝雀，连养雀的笼子也给震破了。好尊贵的海婆，好潇洒的海婆！

写到这里，想起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来。那文章的作者说，他看见许多作家写乡下这好哪好，只是不明白，既然如此，为什么乡下人还要往城里跑？言下之意，是那些作家在欺人自欺。我想这位作者可能从来没有在乡下与下层人民相处过。或者，他是受到一种“绝对”的思维方法所迷惑，以为城市比农村进步是“全方位”的，落后的农村一切都是落后的，可惜，现在这种绝对思维的信徒还不少，所以，我们在承认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失落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传统的美德和充满温情人道的人格。由此看来，林荣芝确实是值得赞扬的。他在变成城里人之后，在故乡由贫穷变富裕之后，没有忘本，而是无限珍爱地保留着故乡的土地和人民给予的精神文化。因而他虽然还算不上“大款”，却比“大款”富有，我因此为林荣芝感到幸福与骄傲。我始终不相信，一个连故乡亲人都不爱的人会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林荣芝要求我，作序的时候，“最主要的是指出欠缺火候的地方，这样我今后写作才会有进步”。这叫我为难。对于所有同行的作品，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谈谈体会当不失本份，“指出”什么，则不是我的责任。而且，文学是心灵的产物，“火候”如何全靠作者自己的心灵感觉，别人说说道都是无用的。就好比算命，同是火命人，又分成不同的火，霹雳火，佛灯火，炉中火……。火型不同，“火候”自然也各异。林荣芝以朴素的笔墨描绘出令人感动的风景人情，作为读者，我只有感激。

—故乡的馈赠

这些年读够了那些有形无神，色重神轻、无病呻吟、有病逞强的“城市散文”，心里确实有嗒然若失的感觉，仿佛作为一个作家，连文学也必须疏离了。如今林荣芝的这些文章，我感到清新、亲切。我希望林荣芝写出更多的散文来。倘若每一篇文章下笔的时候都多花一点时间考虑一下落笔之处与其他篇章的不同，读起来一定更有兴味。

1994年11月22日

目 录

故乡的馈赠（序）	戴厚英	(1)
父亲		(1)
海婆		(4)
白玉兰		(7)
岳母		(10)
五婶的婚事		(14)
二叔		(17)
姑妈		(20)
甜嫂		(23)
外婆		(27)
我的奶奶		(31)
丑妹		(35)
摆渡人		(38)
父亲的葡萄架		(41)

女大当嫁

妻子	(44)
女大当嫁	(47)
特区姑娘	(50)
母亲写稿	(54)
田螺风景画	(56)
故乡的井	(59)
野菜情思	(62)
沙田柚飘香的季节	(66)
捡稻穗	(69)
故乡春色	(73)
故乡秋色	(76)
粤西木偶戏	(79)
文竹情悠悠	(83)
鉴江竹韵	(85)
捉蟹	(88)
绿韵	(91)
百花园	(95)
雷州四季雨	(98)
捕海蛰	(100)
老家门前的瓜棚	(103)
菊乡	(106)
菜园	(109)
萝卜干	(112)
故乡海礼赞	(115)
半岛橡胶树	(118)
阳台的乐趣	(121)

山恋	(123)
难忘的小油灯	(126)
故乡三月粽	(128)
家乡的荔枝林	(130)
莲花盛开的季节	(135)
秋月记趣	(137)
故乡的春风和春雨	(140)
大山里的男子汉	(142)
水仙情趣	(144)
禾花雀草拔记趣	(146)
师生情	(149)
竹子米	(152)
大海·月色	(155)
茶乡春浓	(158)
古城赏菊节	(160)
古菠萝树之恋	(162)
雨花石	(164)
寒冬话腊味	(166)
我头一次吃“龙肉”	(168)
风光独好火锅城	(170)
湖光岩游记	(173)
圆明园游记	(176)
广东有座莲花山	(178)
澳门散记	(180)
澳门妈阁庙	(183)
白鸽巢公园	(185)

女大当嫁——

长城景象	(188)
龙眼树的怀念	(192)
拜访黄培亮	(195)
初识贾平凹	(198)
悼秦牧恩师	(201)
阿萍	(204)
出差别忘给妻儿捎礼品	(208)
家	(210)
和妻子通信	(213)
妻子今夜不归家	(216)
后记	(219)

父 亲

我的父亲是个小学教师。屈指一数，他已经教了50个春秋。

父亲是解放前便开始教书的。解放后，他便光荣转为人民教师。父亲教的时间长，培养了不少学生，现在有的当了厅长，有的成为作家、科学家。每次，他的学生来探望他，父亲很高兴地说：“很好，青出于蓝胜于蓝！”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年轻时长得很结实。满头的黑发，强壮的身体，长方脸，大大的眼睛。只是脾气有点不太好，爱训斥人。一副孔子先生相，严肃得使人不敢不敬畏他。

但父亲有时也很开朗，也有笑容。孩提的时代，是父亲用父爱的热流给我们几姐弟的生活添加了几抹光怪陆离的色彩。记得小时候，母亲身体不好，在别的镇上也教小学。父亲为了照顾母亲的身体，把我们几姐弟接了过去照顾。这样，父亲既做我们的父亲又做我们的母亲。父亲白天要教学，晚上还要改作业。放学时，便为我们姐弟做饭、洗衣、洗澡。

父亲白天教学，晚上还哄我们睡觉。夏天，天气炎热，父亲

女大当嫁——

为我们扇凉，有时扇到通宵，冬天，父亲常给我们添被，他却盖一张烂棉被。父亲很疼爱我们，有好吃的总是留下给我们吃。每顿饭，他总是让我们先吃饱后他再吃。有时饭煮不够，吃光了，父亲便饿着肚子改作业。姐姐那时比我们长，便问父亲为什么不吃饭，父亲便摸着姐姐的头说他已经在外面吃过了。

记得文化大革命初，父亲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便被从城里赶到乡下去当教师。我们姐弟也跟着到了乡下的小学念书。

乡下的夜，是宁静的。每到星星闪烁的夜晚，父亲便牵着我们姐弟漫步在洒满月辉的田庄大道上，教我们数镶嵌在天上的星星，于是，我们姐弟慢慢学会了数数。到了夏天，中午炎热睡不着，父亲便领我们姐弟到学校前的古榕下，给我们讲故事。于是，我们姐弟从小便知道安徒生、鲁滨逊、西游记。星期天，父亲还教我们姐弟画画和写字，于是，我们学龄前便开始学会画图案学会吟唐诗。

好好读书，是儿时父亲寄予我们姐弟最大的希望。我们姐弟中，谁考得分数最高，父亲便表扬，便奖新作业本。谁分数低，父亲就批评甚至不让吃饭。因此，我们姐弟学习成绩都好，都没挨过饿，没给父亲罚过。父亲为了让我们看到书报，忍心戒了烟，把戒烟的钱为我们购买了大量的书报，父亲见我们姐弟如饥似渴地看他购回来的书报，他高兴得笑出了泪水。有时，父亲为了给我们姐弟买学习用品，他背着我们吃了好长一段时间的青菜萝卜干。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回到城里的重点小学任校长，我们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总算大有改善。这时候，我们姐弟却已相继上了中学。上了中学后，父亲便根据我们姐弟各人的爱好和特长，分门别类对我们引导和培养。哥哥喜爱外语，父亲便请外语教师

辅导他。姐姐喜爱音乐，父亲便给她买乐器，还送她参加县文化宫举办的音乐培训班学习。我偏爱语文，父亲便汗渍渍地抱回几套世界名著让我啃。弟弟数理化成绩高，父亲便鼓励弟弟报考理工大学。

我们姐弟虽然都上了中学，但晚上回来，总爱围坐在父亲的周围看书做功课。父亲这时便把灯开得亮亮的，给我们烧蚊香驱赶蚊子。

星转斗移，日月更替。功夫不负有心人，直到80年代初，我们姐弟相继考入了大学了，每当我们姐弟拿到大学通知书回来时，父亲便欢畅地笑了，他笑得多么舒心、多么畅快啊！

在父亲用父爱、希望、责任织成的七彩光环照耀下，我们姐弟相继成长了。然而，父亲为了供我们姐弟上学，岁月的风霜已在父亲的头上染白了一层又一层。为了我们的成长，父亲承担的责任压弯了他原先挺得直直的脊背。

父亲老了，退休了。但父亲的心还不老，还被邀请去别的学校去任教。我们做儿女的，都劝父亲不要再奔波不要再流汗了。但父亲却笑哈哈地说：“为了后代的成长，再辛苦，也值！再说，父亲的命，是属牛的呢！”

父亲，您的命真是属牛命吗？

海 婆

海婆是20年前从山外嫁过来的。据村里老人说，海婆发育得迟，因而懂事也晚。她被媒婆领来相睇那年已18岁，但活蹦活跳得还像个小女孩。海婆小时长在大山里，因为穷，难得一顿饱饭吃。来相睇那天，有好多吃不完的鱼和肉，海婆就赖着不走，就成了海叔的老婆。

海叔比海婆大10岁，且脸膛长得黑黑的，就像在上面抹了一层烟灰。海婆长得漂亮，水灵灵的，像一朵出水的芙蓉。两夫妇坐在一块，倒像父女俩。因而村里人都说，海嫁婆给海叔，是“鲜花插在牛粪上”。

村里有好事者，问海婆嫁给海叔好不好？海婆又是点头又是笑，连声说好。有人问她好在什么地方？海婆就高声响亮地回答说，好在有鱼有肉吃！人们想想海婆说的也在理。村里有哪家像海叔家天天有鱼有肉吃？

海叔生活好，因为海叔有钱。海叔干收敛工能挣大钱。这工下贱且脏，人们不愿干不想干。海叔却愿干却想干。海叔说干这

行干一年吃3年。

海婆也不嫌海叔干这活脏。晚上洗个干净依旧和海叔搂在一块睡。有人问海婆，海叔身上有股什么味，海婆便爽脆地说，有股汗酸味。有人还问海婆，就只一股汗酸味？海婆便咷咷笑，笑完后还是捂嘴一笑说，还有一阵男人味。

于是，村里的人就说，海婆发育成熟了，懂事了。海婆的确懂事了。嫁过来两年了，乳房也高高隆了起来了，还能不懂事么？

海婆嫁给海叔，海叔心里满足。海婆年轻、漂亮且勤快，屋里屋外家务全干了，干得顺顺当当的，干得体体面面的。海叔这把年纪这样的粗人能娶到这般柔情似水的海婆还不知足么？

可是，时间一长，海叔有点不满足了。原因是，海婆嫁过来3年了，肚子还没隆起来。于是，每到晚上，海叔就有怨言，怨海婆的肚子不争气。

怨多了，海婆便说，既然你这般想孩子，就抱养一个吧。海叔便摇头便摆手，说这样不中，不是自己的种，心隔着心。

后来，海叔就撇下海婆去闯特区，一去不回。海婆，就一个人守空房。起初，流叔还时不时寄些钱回来，后来就越来越少了。

奇怪的是，海叔走后没多久，海婆的肚子大了起来凸了起来。海叔没寄钱，海婆只好挺着肚子下地干活。

海婆终于能自食其力了，村里人都夸海婆是个有骨气的女人。村里人在夸海婆的时候，就免不了骂海叔，骂海叔没良心，骂海叔中了邪丢下漂亮的媳妇不要去自讨苦吃，海婆听了，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到晚上却偷偷地落泪。

海婆终于挺过来了。她的儿子会说话了会走路了，胖胖的，